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海上塵天影

### 第十四回 悲失路韓廢出重洋 寄芳情孟三逢故主

按晚香在碧霄處替母親做了百日忌，過於殘冬，倏忽已交春仲，晚小姐正是十九歲，所有日用都是碧霄的，兩人知己異常，相見恨晚。看碧霄起居闊綽，應對從容，閱歷既多漸成習慣。有時碧霄出去，晚香就替他應酬應酬。有一等客人見新來的姑娘大雅端凝，風流旖旎，書畫吟詠又佳，以為天津雙璧。就轟傳出來，皆欲一親芳澤，或求書畫，或請題詩。一時馮家車馬往來，更比前時繁盛數倍。晚香恐屏先祖，不肯自露姓名，就改姓名為蘇韻蘭。看官記好，嗣後皆稱韻蘭了。韻蘭初起頭到一概應酬，後來人數太多，日不暇給，且人多類雜，嗜好不同，往往干求過分。小姐就選擇起來，又嫌地方太少，就與碧霄相商。打通了東隔壁院落三間，廂房兩個。仍在馮家出入，碧霄性喜出遊，或一月，或數日，出門後是韻蘭應酬。那些小人憚碧霄之勢，亦不敢與韻蘭為難，不過腹議而已。不上一年，所得纏頭無算，韻蘭孝服在身，綉素應客，二十歲上，認得一個告歸武員叫莫須有，最喜下棋，遂成莫逆。二十一歲除了孝服，也有了千金，就欲把父母合葬。是年冬，托人在蘇州買了一畝山地，豈知方向不空，須乙未冬方可合葬，又寄了一百兩銀子與王奶奶，後來秋鶴托冶秋重到揚州，知早已前往京師，不知住處，也就罷了。韻蘭認得姓莫的武官，是極肯揮霍的，欲娶作小星，韻蘭托辭推卻，謂須緩三年。那武員在上海買得現成花園一所，名叫綺香園。修理完工，武員就到韻蘭處辭別，要到申江，說道：「前訂之言，不可失約，我為卿特在上海購得一園以當金屋，卿三年後歸我，即住此園。」韻蘭因其真心，倒也感激得很。時甲午孟春中浣也。莫須有去後，碧霄意欲回南，與蘭韻商量說道：「妹今年二十歲了，青樓中遊戲六年情味不過如此。今欲到上海去頑頑，遇有熟客，往來往來，該處為萬國總會，就便探聽冶秋，也容易相找，這房屋姊姊一人住了罷，或將東院退還了亦可。」韻蘭含淚道：「妹妹南去，我少同心。倘有機緣，亦當來申一遊。此去務須保重，行矣勉之。」碧霄泣道：「我們須時常寄信。」韻蘭道：「這個自然，無勞多囑，並為愚姊探韓郎現在何處，就寄一個信來。」碧霄答應了，就定於二月十三第一次輪船動身。兩人談了一夕，到動身這日，揮淚相送，不覺哭了。從此碧霄到上海，韻蘭獨住天津，照常見客，車馬盈門。豈知事有湊巧，半年後，適值海疆不靖，姓莫的武員又起用起來，須二十日內就道，時甲午秋九月也。武員得信後，殊覺為難，又不好將這園再賣，又不好交他人。因思三年後此園必歸韻蘭，我何不就叫他來住在園中，暫時看管？就是他見客，我也知道他脾氣，不過幾個憐香惜玉的讀書人。俗客是大家不治的，他若來了上海，亦有好客。三年後，我再將人園一齊收回，有何不可呢？主意已定，就長篇累牘的寫了一封信與他，約法三章，叫他搬來。大約說此園是借給你的，你不過替我管管。三年之後，再行給你。園中一花一木，你須自己佈置，所有簾幕桌椅書畫供玩牀榻，須你來了點交，園中傭工司夜看守人等工食，我另有閒款存在莊上。每月取利一百二十元，即將利折交呈，按期取來發給。惟各物均不許磕損折喪，如以為可，即於十月初二以前來。韻蘭也本欲回南，得此機會，須住三年再交，亦何不願。不過三年後如何，且到時再作計較，但將父母葬後，拼得一死便了。那賈姓是個下流東西，不必戀他。如此一想，主意便定，遂先寄信碧霄，一面即收拾行裝，客人一概不見，有極知己者，方告訴他這個緣故。行李收拾了五日，方有端倪。粗笨的賤價售人，部署妥帖，於九月廿七動身，三十日到滬，莫須有大喜。不見了半年有餘，如獲至寶。溫存了一夜，十月初一就將各物點交。傭人也來見了，凡十六人。上了花名冊，利折也交付清楚，叫龍吉到錢鋪對過。道印的契張也交給韻蘭，諸事皆妥。到了初六，電報來催，莫須有就匆匆動身。韻蘭進了園，碧霄就帶著謝湘君來賀，幫他部署了四五日。定了值地、值花、差遣、看守、打掃一切章程，惟伺候的人太少，又添了幾個體面丫頭。一個是碧霄薦的，就叫佩鑲，一個叫齊月，一個叫玉潤，兩個是自己帶來的，一個叫珠圓，一個就是伴馨。男幫傭龍吉之外，又添了兩個廚房打雜、兩個女媪錢媽、楊媽。其工資就在一百二十元中節省出來，原交園丁十六名，又停去了四個車夫，並兼抬轎。辦了馬車一乘，東洋車兩乘。又在各處補種了幾許花草，添些房子，設了一個灶壇。總共忙了一月有餘，方得妥帖。韻蘭心中竊喜。又命人到揚州土地祠運柩同厝一處，又謝了王奶奶五十元。日後漸有人知道天津的名校書到申，就有人到園相訪。韻蘭知道上海人雜，選擇更苛，身價之高，不易親近。然究竟地大物博，往訪相見者仍不乏人。韻蘭分別接見，自是芳譽益隆，所得纏頭，更不可以數計。來訪者或先題一詩，好者出見，再與懇懇。不能者先贈助裝銀若干，亦可出見交接，惟親熱不親熱由芳心自定，於是風月中人多百議論。好者半，不好者亦半。韻蘭以無心置之，此是後話。

看官記好，此書有大起落數段，第一章到第四章，總起落也。第四章到第十一章，蘭生一段，大起落也。第十二章到這第十四章，晚香一段，大起落也。此後必須說秋鶴的事，又有一段起落。雖是小說，常恐矛盾，頗費經營。詩曰：

欲假非全假，云真不盡真。徒將無賴筆，賺煞有情人。

卻說韓秋鶴自六月，從揚州晚香處一早啟行，並不帶一下人。走了幾里路，覺得胸前作痛，就僱了船開到鎮江，復附輪連夜就到江陰。知道新練的兵勇已由運兵船運到南洋去了，第二次運兵將在上海開行。他就趕到上海，候了四天，方上兵船。帶了一個僕人名三才，船中統帶車姓，知秋鶴是大營中信任之人，故與秋鶴十分投契，朝夕談心，如上司一般敬奉。秋鶴殊不安適，令他隨意不拘。車統領從其所好，惟秋鶴胸前雖已結痂，尚未脫落。一經牽動，時時作痛。因命船上西醫生用西洋藥水敷洗一回，旋覺痛止。

七月朔，舟抵交南，兵勇自去交割。秋鶴逕入大營，經略出來迎接道：「前接電報，說先生於六月初二從金陵啟行，不料此刻始到。」秋鶴道：「晚生在南京行後，路上病了四五日，既而又在上海等了數天，十七日才開行哩，近日軍信如何？」經略道：「進營務處去談罷。」於是同人內與總營務處許道台及幾個參贊見了，許道台道：「前得兄台密函，說從平順衛莊兩處直到占城，豈知事機不密，他竟連夜走了，現今竄到廣西邊界廣安海東一帶。」經略道：「賊首頗習地利，彼處距此又遠，我等擬用節節設伏之計。」秋鶴道：「晚生不知軍務，新擬一個剿匪章程在此。」說著就從靴頁中取出來呈上，經略看了大喜道：「各條頗中要害，就照這樣辦理罷。」遂一面設伏，拔營遽退，不到半月，盜匪果然復至。水雷驟發，殲斃大半。自是秋鶴言聽計從，經略奏保以縣丞咨省。秋鶴力辭不肯，至於不願留，經略只得罷了。到庚寅秋，交寇肅清，方辦善後事宜。豈知冬間經略病故，秋鶴失此知己，大哭而歸。雄心灰冷時，冶秋已到德國購辦軍裝去了。秋鶴寫了一封信，叫他公事畢後，束身早退。自己就回中國，省了親。住了一個多月正是辛某年正月月中旬，頗憶晚香，不知孔夫人曾否作故，小姐如何累況，就辭家到揚州來。遇著王奶奶，方悉一切。秋鶴殊為憂愁，就從陸路進京，那裡探聽得出，就無可奈何。後來遇著一個朋友，叫富有仁，要赴美國經營，就觸動游美國的心思來。惟資斧不足，他就想出一個朋友程蕭雲，現在美國，可以商借的，幸到美國的資斧，尚可敷衍。富有仁說：「輪船的費，小弟可以設法，惟到美國，閣下須另作計較。」秋鶴道：「兄可以借我二百元那就好了。」富有仁道：「這尚容易，然也不必借了，輪船中費弟代付之，上岸後，兄自付之。」秋鶴大喜，就回到天津。這時晚香正改姓名應客，秋鶴那裡知道。且以為翠梧去後，青樓絕少解人。行色匆匆，不復作登樓之想，因此交臂失之。就於三月十三登舟，趕赴美國。舟出太平洋。

到三月十六，方到美國加利福尼亞省，在三佛昔司克登岸。船中與富有仁談心，殊不寂寞。既到了該處，有仁別去。秋鶴再三謝了，期以後會，遂去尋程蕭雲。恰在車上遇見，出於意外，蕭雲道：「問兄在交南從征，頗能吐氣，何以到了這裡來？」秋鶴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且到尊寓再說。」於是回到寓中，蕭雲的父親原來叫致和，就是陽芝仙的母舅，向在舊金山販運金沙，近來美國禁止華人，生意清淡，故在日本開設一新聞紙館，即日就要遷回日本。因秋鶴來了，只得多留半月。秋鶴就見致和，致和笑道：「閣下遲來五六日，就不遇了。」因將遷徙一節說出，秋鶴也把上回的事告訴一遍，說道：「數萬里浪跡，不名一錢，尚望老伯資助資助。」致和道：「這個不消憂慮，同小兒在這裡看看海外的風景，再乘火車去。請寬坐，同小兒談談，老夫再有俗事呢。」說著去了，是夕與蕭雲抵足談心，論美國的商務國政，蕭雲道：「此國自華盛頓民主以來，國勢蒸蒸日上，商務以製造耕種兩項為大

宗，向來織布，往往用印度棉花。近五十年來，棉花反可運到別國，英吉利的織廠，大半購買美國的棉花呢。上年棉花出口，價值五千萬，你想國中富不富？」秋鶴道：「弟向聞美國種田多用機器，糞壅之法，說用格致家的物料。又從秘魯運來一種鳥糞，曰爪諾，所以一人可種數頃之田，或麥或棉，獲利甚巨。前曾考究美國地輿志，說有四十二部，今看這等富庶，大約各處盡行開墾了。」蕭雲道：「卻不盡確，美國自乾隆四十一年七月初四叛英自立之後，只有十三部，曰浮及尼，曰曼歲去塞，曰牛海姆駭，曰特拉魂，曰牛久歲，曰梅來冷，曰肯納的克，曰羅愛命，曰鉛路冷，曰烹碎而浮尼，曰叫及也，曰羅徐亞內，曰密司雪彼。以後又漸增行部，至西曆一千八百六十一年，又因傭奴一節，林肯為總統。南北交戰，格蘭脫平亂後，更推廣疆域，北界開闢者十一部，曰明尼蘇旦，曰會司坑心，曰密歇根，曰英的愛納，曰烏海烏白，曰密蘇立，曰根得開，曰開色斯，曰意拉拿司，曰西浮及尼，曰矮烏鴉。西界開闢者九部，曰特古他，曰納勃來司加，曰頓爾西，曰夢退納，曰加羅拉圖，曰內懷大，曰奧裡所那，曰華興登，曰加利福尼亞，即俗名舊金山者。南界開闢者六部，曰南鉛路冷，曰愛來白買，曰矮開稍，曰羅徐亞內，曰脫克賽司，曰花勞力大。東北境開闢四部，曰美恩，曰浮夢，曰紐約，曰亞古斯大，總共四十三部，西首又有未成部落之地，凡得六處，曰愛立送那，曰新墨西哥，曰兩他，曰懷五明，曰愛特和，曰英定，其中脫克賽司部最大。務農之處，均在西南各部。商務皆在東部，以紐約埠為總匯。水利亦好，密司雪彼江橫互南北，撲妥麥江東西貫注，賢助河在密司雪彼江之上游，通烏海烏江。根得開之羅思維爾、北鉛路冷之陝萬那、密司雪彼江之紅河，均為要處，然皆用兵之地。其京都之外，又有要地曰非勒代爾費。即開設博覽會地方，國中以此為南北衝衝，吾兄不可不往一遊。」秋鶴道：「美國如此富強，何以北首之開納塔，不去奪回呢？」蕭雲道：「本國版圖，已恐鞭長莫及，若再動干戈，恐英國力強，未知鹿死誰手，故只得罷了。」兩人談至深夜，人也倦了，大家睡著。

次早起來，吃了早點，同去看十三層的大客寓。一律洋房，真是上出重霄，下臨無地，上下各層，雖有石梯，然自第一層至最上一層，都用機器座升降最高處，也有自來水、煤氣、電氣燈。客分數等，最上之客，每日飯房金九元，下等每日一元。而傭人執事，井井有條，不覺歎服。到第三日，兩人坐了火車去看開礦，該處另有大廠，有綠氣煉金爐，有倒級分銀爐。秋鶴大略能知，既至一處，有用十三只鍋爐，在該處煉銀。其鍋以次而小，秋鶴以為奇特，蕭雲道：「此近年來最新之法，其礦質層層煉瀉，到小鍋中全是紋銀。」秋鶴笑道：「有趣，回來倒要學習學習呢。」既而同至開礦處，工人雖多，皆有機具。其難開之石，有幾個西人引著華工在那裡裝火藥呢。蕭雲道：「這個名裂石藥，不知用什麼材料做成，他這力量甚鉅，將來倒要買些回去開礦。」秋鶴道：「這名淡養各司裡老，其料用極濃礮強水，即與水較量一五二。置器中，外加冷水，每重一分，又加最重之硫強水二分，待冷，加濃各司裡老半斤，加法必極遲慢，且屢屢調攪，器外必多加冷水，或冰雪，或減大熱之料最好。因恐器熱，而各裡司裡要變酸，面生流質也。又相配時，須和得極勻，傾冷水內，而淡養各裡司裡沉於水底。然後吸去上面流質，添新水洗之，至酸盡為止。即以努比裡法提淨，用木那普塔消化，成為顆粒形。如流質之油，色淡黃，無臭，似有甜香少辣之味。性猛毒，食少許腦即痛，入四支，其各裡司裡尼與水較量一二五。至一二六，但淡養與各裡司裡尼與水較量，重略一六，不能化於水內。只能在以脫內或酒醇及米以脫內消化，遇火不熾。大約熱在二百十二度，尚不能變，須加熱三百六十度，始爆裂。散佈石面，以鐵錘重擊一處。只著一處，惟用此物極險。須先不令其著火，以後方令其著火。用時石開之孔，可比藥孔更小，故鑿石工費，較用火藥之費，省五倍至二十倍不等。用此僅減少一半，孔中如漏，須補以泥。將此傾入，上加水少許，則水浮於上。然後引以火管，管底有銅帽通入此物中，即可由管點火。著至銅帽，此物即著，可以打開石孔了，又有同類爆藥，名地那美德，將淡養四各裡司裡尼七十五分、磨砂粉二十五分，相合而成。此亦努比裡法，亦能開炸石。手中可任意取攜，並無危險，遇火或震動皆不燃。須大震動而又遇火，始得炸裂。以上皆常用之法也。近日又有蘇而子新法炸藥，顆粒極粗，其用較穩。」二人且行且走，到一片荒地，皆是山坡。有幾許工人在該處開煤呢，蕭雲道：「且去看他是何煤質。」遂去看了一回，皆是硬煤。蕭雲道：「去罷。」秋鶴道：「吾們就招一輛馬車坐了回去。」於是僱了一輛油蓬車坐了，蕭雲道：「你看那石坡的顏色，烏紫不一。豈知下面生出這個煤來，也奇極了。」秋鶴道：「煤是數萬年前地震，樹木房屋，沒入土中，變為煤石。故產煤處與土層層相間，每層厚薄不等，粗細砂石，或墜或嫩，其色或黑或棕，似煤非煤，其實皆可燃，再下均是佳煤。其相煤深淺，以地之形勢，或河或溪，大抵水勢恒循煤層凹處而流，總宜運用變通為主。」說著已到鬧市，遂付了車錢，下車循路回家。

秋鶴從二十四日到了舊金山，領了領事官的遊歷照會，頑了六七天，已是四月初二了。就要東走，蕭雲不能再留，送了四百兩程儀，代寫了一張車票，秋鶴就此辭別登車。九千餘里逕抵紐約埠，果然百貨紛騰，客商雲集，說不盡的大邦風氣，海外繁華。該處有個大學堂，中國人多有在內款業。秋鶴就去拜會中國一個領班的，聚游了幾天，再赴華盛頓京城游。後在曼歲去塞省遇得一個西妓，名馬利根，卻能操中國的話。曾在日本游過的，他回去後，學習機器測量格致化學，頗能了了。造得東西也多，儀器堆了幾間屋。今番欲到中國來，卻少地主。一日秋鶴在酒館上聽他說起，秋鶴道：「你要去我來介紹。」就寫了一封信給他，命他到上海找喬介侯。馬姑娘道：「我向來認得幾個中國人，但一時找不到，就是有領事官，我總不借西洋公館作寓的，有這個信好極了。」就留秋鶴住了六七日，秋鶴請他教教西話，也懂了一半句兒。秋鶴自此南輓北轍，浪跡如萍。幸火車各處相通，直至霜禿丹楓，天南飛雁，始搭了一隻美國兵船回來，船費是不用出的。十一月初，到香港登岸。行囊中尚有餘資，欲往日本一遊，就在香港頑了半月餘，動身已將月盡了。又乘了公司船到橫濱，正是季冬之朔。安寓甫定，要去長崎訪程蕭雲，自念已近歲闌，吾頑了一日，到新年再去罷。況且聞新田箱館，名妓如雲，海外煙花，倒不可不領略的。於是不找一友，不寄一書，就在萬花深處遊歷。遇著一個玉田生，年紀只得十七歲，曾在上海日本茶館的。因日本國中不許日本女子在中國賣娼，故回到長崎。後又遷至箱館，頗通文理，能操華言。秋鶴就留連半月有餘，再回到橫濱，已是風塵歲盡了。秋鶴獨在寓中，行囊中只剩數十金，到了除夕，叫中辦些酒肴來，自斟自酌。自念風塵須洞，羈旅長年，如己人遙，鄉心夢斷。身世之交多險，國家之慮正長。當此日暮途窮，天寒歲盡，才名畫餅，憂患如山。不覺歎氣道：老天你生我這個人，應該給我一個稱心施展的境遇，為何使這些眾小登場，虎耽狐媚，使我無容身之地呢？喝了幾杯，微有酒意，就和衣睡倒。聽那中國寄旅商家，都在那裡過年放爆竹呢。秋鶴一夜不曾安眠，天明到睡著了。起身將午刻，洗了臉，一個人獨在街上走。日本亦用西曆，故市上交易依然。看了一回，回到寓中，寫了幾封賀年信，發寄出去。又寫了一封寄蕭雲的信，說大約望前要到長崎一頑。這晚又飲了薄醉。

次日不出門，看日本地輿形勢考，上載甚詳。知日本四面皆海，以後看到小海島，有名壹岐者。據云：在肥前之北海中，從平島逕達，海程不過十二三里，合中國三十餘里。島中二郡，曰石田，曰壹岐。其地略圓，而岬角四出，形似手字。附近小嶼，不暇枚舉。境中山小水細，寺院甚多。向西南海灣當中曰鄉野浦，向西北海灣當中曰剩本，皆捕鯨藪也。境中之山，南有志原岳，西北有本宮山，東北有魚釣山，皆為海客標識。仁明天正時，新羅屢入寇，因置戍於此。後一條天王在位，彝舶五十來攻，大肆殺戮。文永十一年，元人來討，守護死焉。松浦黨志佐氏領其地，波多泰襲之。九十餘年，仍屬松浦氏。有島名對馬者，在壹岐之西，北海中，十餘里。形南北長，東西短，四面沿海，山峽亂出，形如蜈蚣。島中二縣，曰上縣，曰下縣。境多山巒，質皆薄惡，不利於耕。北境之山曰御獄，東南海濱之山曰鏡，曰日暮，其勢逶迤。至西南一斷，其南有大支海，曰淺茅浦，波濤洶洶。西入支海之中，其盡頭處嘗鑿開山路，以通東岸潮水。東岸潮至，船得往來，因名大船越峽。南方有小邑曰嚴原，東臨海濱。西屹立者，曰有明山，山頂上以指南針循度望朝鮮。天晴雲朗時，可以望見，如一碧之在遙空也。有明山之西南有矢立山，矢立山南有龜良山，為對馬極南境矣。此島在唐宋前，南北一地，後地峽忽為水勢決裂，遂有上下島之分。南為上島，北為下島。下島產海參鹿駒黑砂糖。文永十一年，元軍三萬來攻，頗肆慘虐。後來豐臣氏伐朝鮮，德川氏與之修好。時領其地，為宗氏，往往承意曲從。

論曰：二島在西海，道之西北海中，近而小者曰壹岐，遠而大者曰對馬島，各二縣。二島皆屬長崎縣，夫對馬之地，九州隔絕，自立為國，固無不可獨。壹岐彈丸小邑而又密近肥前，亦得特立與對馬並稱者，何也？蓋日本古與朝鮮親睦之時，有討伐而其航海之路，必由築前地方行兵。築前介壹岐對馬之際，可以相阻。日本與朝鮮水程雖不甚遠，然以帆檣而逾溟海，終不為功，故無

論使聘戰陣，來往之船，必先下碇於此，是以兩島，因勢而雄，又無外犯之志，遂得成國。其後日本與朝鮮往來逾久，而江華一役復通兩國之情，以續舊好。且日人至釜山者，日見眾多，船則易風，而汽易帆，而輪利便往來，固殊曩昔。但風波終有不測，得二島以應之意外之虞，藉資停泊也。

秋鶴孤客一涯，愁不能釋。下午又睡了一回，起來，因叫了一個伙計，問他這裡附近有何頑意，伙計道：「此去東首一里多路，大街盡處，洋房中新到一班馬戲，昨晚開演，今晚第二次，先生可以去看看。」秋鶴道：「倒也使得。」於是換了一件衣服，鎖了門出去，問到那邊，先找一個飯館吃了晚飯，就進馬戲場來，買了票，看見場內外電火通明。外場東北隅有二隻灰色象，大倍於牛，有人在那裡把饅頭分塊擲到象的門前，那兩隻象把鼻子來捲入口中。北首幾只大木籠，外邊阻以鐵柵。秋鶴走去一看，一只籠裡有大青蟒一條，粗幾合抱，身大逾斗，長西五丈。左首一籠，亦係青蟒，其色稍黃，大小較青蟒減十分之三。蟒身上站著小雞雛兩隻，蟒亦並不傷他。眾人爭把果子引逗，那蟒首昂然吐出硃砂一樣的舌，受那果子吃。又有猿猴熊虎，各貯一籠。西首一籠最大，中有猛虎一隻。黃質斑斕，踞在那籠中，兩隻腳捧著一方十來斤的牛肉，正嚼吃呢。又有兩隻海鳥，高五六尺，黑翼白尾，黃嘴黃足，在籠中爭食一個大魚的頭。看了一回，遊人愈眾，聽內場搖鈴之聲，就一起入內。這戲場是圓的，就檢了一個座頭坐下，不多一回鈴，聲復作。戲房裡走出一匹黑馬，一個西人年約三十餘，結束得整整齊齊。騎在馬上，口吸雪茄煙，那馬在戲場四週圍慢慢的走，漸走漸快。西人若恨其太快者，在馬背上站了起來，彎腰，兩隻手脫鞋子，脫了那只，又脫那只，均擲在場中。脫著鞋後，再脫兩隻襪子，那馬更加飛跑了。西人又脫腰帶，又脫外面衣服，又脫帽子，穿了短衣服，若作風頭顛之狀。身邊取了一個皮夾子出來，立在馬上，或一足，或兩足，或倒，或順，從從容容。卷紙煙一條，又燃自來蠟條火吸那紙煙，那馬真是追風飛電的快。西人吸煙畢，就把這皮夾裡的銀票，一張一張的散擲在地，以後連皮夾也不要了。忽有一個人出來，把西人擲的東西，一件一件收起來，向他搖手，似說不要這個樣子，就把銀票放在皮夾子裡擲交西人。以後又把帽子、衣服及鞋襪一件一件的擲去，是時馬的快，不過眼睛一閃，已是一周。西人一件一件的接了，帽子戴好，衣服穿好，帶子縛好，鞋襪著好，向眾人一拱手，便奔入戲房。這是第一齣，就有兩個塗面瘋顛的西人出來，彼擊我掌，我批彼頰，種種插科打諢，不曉得講些什麼。

串混良久，一人忽擲一巨石，向那人頭上一擊，應手而倒，血流如注。擊人者若作狂喜狀，就在馬走的地方，把兩手在地上搜括些馬糞泥土，捧了一大捧，取來蓋在被擊這人首上。忽裡邊一聲呼喊，就逃進戲房。地上的西人也被嚇進去了，這是第二齣。停一回，有大小西人十二名，各穿肉身緊身衫出來打筋斗，疊人塔。或數人，立在一人肩上，或一人肩上一人，一人的上頭再立一人，疊至五人；或一人仰臥，反其手足如橋式，空其下，數人在橋上疊塔。演完進去，為第三齣。又歇一回，一匹白馬出來，一個泰西姑娘，粉妝玉琢，穿了極體面的衣服出來，以纖指向馬一指，那馬就在四週圍沒命的跑。姑娘笑了一笑，跳上馬背，站立不動。既而或作商羊舞，或作倒垂蓮，或作童子拜觀音，或作行者打筋斗，或坐或臥，或倒或正，或欹斜屈曲，無不如意。聽得合場中一片拍手的聲音，而西人及馬就進去了，這是第四齣戲，就停了。

一會兒坐客男女又到外場來看這珍禽異獸，也有去小解的。約一刻鐘，又聽裡面鈴響，再找原座坐了。有童子兩個人打扮好了出來，戲場上有八只花籃，分擺兩排。每排疊起四只，放在几上，兩個童子在地上打了一回筋斗，就立到這花籃提柄之上，作種種戲法，而花籃並不倒下。演完進去，為第五齣。又停了一回，走出一個日本人來，手拿七八柄一尺多長倭刀，場上一桌，桌上金漆圓盤，裡頭四個小球，日人先把小球在空中拋弄，以一手接之，真似宜僚弄刃，宛轉如意。弄了一回，就飛刀起來。七八柄刀，初起頭還慢慢的用手來接，以後手漸漸看不見，到後來身體也漸漸隱了，但看一團閃閃爍爍的刀光，耀著電燈，變為白罩。離舞刀處一丈五尺，立一圓木牌，大可合抱。但聽轟然一聲，那八柄刀一齊插在牌上，日人含笑進去。這是第六齣。又停一回，兩個西人一男一女，著了肉色貼身短衫褲出來，打了幾個筋斗，場面頂上有兩根短木棍，長可二尺五寸。木棍兩頭縛著兩根繩，長三尺餘，掛在那頂高的地方，兩棍相去二三尺。一稍高，一稍低，好比千秋架似的。另有一長繩直掛到地上，西婦先上，男亦隨上，如蜘蛛上絲的樣子。到了上邊，各坐一個棍架子，就做起各種把戲來，或換坐，或同坐一架，或跪在架上，或兩腳或一腳倒掛架上，或女人兩手把住棍架，一男人倒筋斗而下，被女人兩足鉤住，或男人一足掛架，女人倒筋斗而下，被男人一手把住。看的人大家替他怕起來，秋鶴想道：「倘跌下來了怎麼樣呢？」豈知並不跌下。演完進去，各人又拍手喝采，這是第七齣。不多一刻，戲房裡推出一個虎籠子來，把籠子旁邊的機括搖了十幾搖。這個籠子頓時高起，可立一人，用一塊鐵板浸了油點了火，伸入籠中。那虎若作驚嚇的樣子，忽有一西人手中拿了一柄二尺長的尖刀，開了籠子進去，那老虎見了更嚇得不得了。西人就捋虎鬚，騎虎背，或以頭湊到虎口，或以身藏在虎腹，老虎任其所為，不敢一動。頑了一回，西人也就出來，老虎籠子有人推了進去，這是第八齣。又歇一回，一個西人牽了兩隻象出來，場上放著兩只大木桶，高四五尺，圍可兩抱，就叫兩抱，就叫兩象各立在一桶上，把這桶慢慢的轉。象四腳也慢慢的移，轉了一回，象下來，用前腳把這桶拋轉如獅子滾球，滾完，場上放一厚板，寬二尺多，長一丈半，厚四寸餘，這板中間墊起，高二三尺。板兩頭都脫空，就叫兩隻象上去，各登一頭，於是一上一下，一低一昂，作登跳勢。其後便擺了一張長桌，放了饅頭、果子、茶酒，請象吃大菜。一回兒都吃完了，就一同進去，這是第九齣。又停一回，場上擺一個客寓樣子，一個客人來投宿，行囊頗足。寓主婦勾通強盜來劫，盜黨四人，假意也來過夜，夜深動身。忽有一個兵差經過客寓，聽得裡邊嘈雜，拿了六門手槍進來，看見盜黨把一個客人縛在樹上，寓婦在那裡分贓，巡差大怒，立放手槍，擊斃三人。一盜騎了馬逃走，巡差追上，也打死了。再來放這個客人，這個客人已吃了啞藥，不能開口，巡差就一同送官，客人送到醫院裡去醫。這是第十齣。第十一齣乃一匹紫色駿馬，登場作人立，叩首，或跪雙膝，或作人坐，皆聽人指揮，從心所欲，頃刻，場上置一巨鼓，馬以兩足擊之，疾徐頓挫。合場之人，又拍手起來，到第十二齣，已交亥初，看客有留的，也有去的。秋鶴一個人悶看了半夜，也覺微倦，就起身走了。方出園門，背後有一個人將秋鶴的肩一拍，叫道：「韓老爺，是一個人麼？」秋鶴回頭一看見是從前一向跟環姑的小廝叫孟三，就如他鄉遇故知的樣子，歡喜得不得了。因說道：「怎麼你在這裡？沒從環姑娘去麼？」孟三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今兒不早了，爺的寓在那裡，小的明兒來尋。」秋鶴道：「我的寓是西首前街一百零四號十三叮。」孟三道：「曉得了，明朝再來罷。」就去了。秋鶴一個人回寓，叫伙計泡了一壺茶，吃了些乾點心，記好了日記，把所看的戲寫在上頭，就又想起翠梧來。輾轉牀頭，又想到晚香連消息也沒得，難道死了，或嫁了人不成？如此一想，愈覺煩躁，就磨墨伸紙，作詩一首云：

天涯歲事又更新，無限羈懷鬱不伸。紅樹青山鄉國夢，落花飛絮意中人。搖殘秋鬢孤燈瘦，揮盡黃金兩手貧。安得海疆兵氣靖，蕭韶並協一家春。

吟畢安睡，夢見畹香身穿縞素，愁容慘黛，殊不勝情。又見翠梧立在門前，穿了古妝，向他招手。看看地方又似在交南大營裡的樣子，回看二人已不見了。又似父母妻子在室中坐著向他垂淚，秋鶴方欲慰藉，忽聞叩門之聲，驚醒轉來，乃是一夢。那孟三已來，在房外敲了幾下，喊了一聲。秋鶴連忙起來開了門，伙計就送洗臉水來。秋鶴叫孟三坐了，一面洗，一面問他。孟三道：「金姑娘被這糖行袁姓客人買了去，我初時奉是跟去的。到了太原家裡，另住賣花婆的房子裡。當初尚為安逸，豈知姓袁的是懼內的，後來被大奶奶知道，趕來一齊連姑娘同東西搬去，打了一個下馬威，就拿身上的好衣服脫去，換了一身半新舊的布衣，叫他洗衣服、滌溺器、淘米、汲水，日日凌虐。住在房門口，頭半夜裡，也要喚起來同他捧灌漿傢伙。」秋鶴道：「什麼灌漿傢伙。」孟三道：「就是溺盆。」秋鶴道：「苦極了，後來呢？」孟三道：「起初姓袁的在家，還在暗中照應。後來姓袁的出了門，阿呀，這大媳婦更是天高皇帝遠了，打得身上都是斑痕。不上半年，姓袁的因抱病回來，我就在路上撞著，求他要同姑娘見一面。姓袁的怪我不回去，我說見一見說說話兒就回。姓袁的答應了，約了一個日期，清晨我潛到門裡，一見這姑娘，真不像小姐，也瘦得不認得了。我當時被這悍婦趕出時，姑娘私給我一個金鐲子，我兌了錢，就住在近處一個小客店裡，打聽信息。到那年八月初三，見了姑娘一面，我兩個人就哭了。」說著孟三便簌簌的淚下，秋鶴也哭起來。孟三道：「看見這瘦子，我就勸他，叫他逃出來。姑娘說道：『萬萬不能，你回去罷。不要流落在這裡，將來倘遇著韓老爺，叫他把性兒改改，不可叫他知道我這種景況。』話未說完，就

有人來叫了去。我又痛又氣又恨，也不能幫助他。以後直到年裡，總不能見了。這個姓袁的又出了門在外邊，我實在無可奈何。過了一年只得回來，托客店裡人說：『若姑娘有什麼事，你寄給我一個信，我三月裡到家的。』直到次年八月裡，得客店裡的信，說姓袁的回來後，夫妻日日淘氣。袁客人恐怕姑娘死在潑婦手裡，就叫姑娘出了家，做了尼姑，給他二百兩銀子。叫他自尋師父，這姓袁的一則氣，二則記掛姑娘，也就死了。姑娘在近處庵裡住了一個多月，有一個施主要來強姦，有一個老佛婆領他到別處去，以後就不知道了。」秋鶴聞言，心如刀割，眼淚如線樣淌出來。因問孟三：「你現在何處？」孟三道：「我跟一個寧波王姓客人來這裡辦貨的，今晚就要動身呢。」秋鶴就給他一兩銀子道：「你這人好，將來必有好日子的。我將來回到上海，我來給你信，家中來見你。」孟三謝了，又坐了一回，也就去了。秋鶴得了這個信，把這個心也使碎，轉瞬已是人日。秋鶴欲往長崎，就把客寓錢算清，收拾行裝前去。以後若何，請閱第十五章。